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三
至六



13
849
70



門
849
卷
7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岷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徵應

自古帝王世之季豪傑竝起雖雄視一方而靈微不絕者蓋天意諄諄贊明群眾之所嚮也若夫肇自載育玄感特異寤茲吉夢神貺彌昭或應讖自許軌迹有開或物色紛紜符節斯合豈獨觀奇表命于元龜

而後知其享國保民也

蜀先主涿郡縣人也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重重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又漢靈帝時董扶爲侍中私謂大嘗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扶亦求爲蜀郡屬國都尉其後先主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

吳大帝權母吳夫人初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其夫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初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盈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

廢帝亮母潘夫人旣得幸有娠夢有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亮

景帝休初封琅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及亮廢帝休立七年薨孫皓悉誅其子

宋高祖生夕甘露降于墓樹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

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之聲往覘

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擣藥問其故荅曰我

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

臣欽若等曰寄奴帝之字帝曰王神

何不殺之荅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

乃收藥而反又遇一沙門于逆旅沙門言中原事故

因云江表尋當喪亂高祖曰當有拯之者不沙門曰

能拯之者其唯君乎其意甚至初帝先患手創積年

未療沙門曰此瘡難治先有良藥當以相與因出懷

中黃散治瘡一傅而愈餘散寶錄之被金瘡輒用有

驗又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

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帝皇考

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

子氣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嘗與經墓問之

曰此墓如何孔恭曰非嘗地也帝繇是益自負行止

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覩焉及貴龍

形更大帝東征孫恩至會稽過孔季恭宅季恭正畫

卧有祥人衣服非嘗謂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遽出

適見武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顯貴願以身

爲託於是曲意禮接甚厚及將受晉禪大史令駱達
陳天文符瑞數十條

文帝初爲荊州刺史廢帝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
騰上縈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大史奏曰西方有天
子氣帝入奉大統帝及議者皆疑不敢下鎮西長史
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帝猶未許曇首又固
陳弁言天人符應帝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
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刃
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
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帝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

受天命我何堪之

孝武帝初封武陵王爲北中郎將以顏峻爲府主簿
沙門德合粗有學義謂顏峻曰貧道粗見識記當有
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峻在彭城嘗向親人
叙之以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
帝不加推治
南齊太祖生二歲乳人乏乳皇妣孝皇后夢人以兩
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帝舊宅在武進
縣宅南有一桑樹高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
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爲汝生也帝年十

七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之象也蘇侃云青者木色日暮者宋氏末運也宋泰始二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舊與帝款是行也帝與奉伯同室卧奉伯夢帝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叙夢因謂曰兖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帝在日陰治城得一錫跌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也帝曰卿勿妄言又宋世蒞國相希利賈解星筭數術通胡漢語嘗言南方有姓名齊者

其人當興又宋朝初議封帝爲梁公輔國主簿崔祖忠啓帝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帝居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其上嘗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帝時已貴矣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結事太祖還詭荅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明帝意猶不已遣人踐籍以左道厭之後於所樹華表柱忽龍鳴震響山谷及明帝寢疾爲身後之慮多翦功臣帝亦見疑每云蕭道成有不臣相帝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帝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元

徽四年太祖從南郊望相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黃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洪軌曰我少來未嘗見君上有如此氣也又叅軍崔靈建夢天謂已蕭道成是我弟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已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九也又所居武進縣有一道相傳云天子路或謂秦皇所游或云孫氏舊迹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東府明帝懼殺休仁而嘗閉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居之及蒼梧王敗安成王代立時咸言爲驗術數者推之帝舊居武進東城村東城之

言其在此也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沸井奔湧若浪其地又響卽復鑿之復得一井湧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大堅白字色乃黃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名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倪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紹會稽南山李斯刻秦

望之峯也河雒讖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
鱗舉又曰蕭草成道德盡備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
武帝王業之始至齊授命七十年又讖曰蕭爲一士
天下樂一士王字也郭文舉金雄記曰當後有作蕭
八草也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苦帝王昏亂天
神怒災異屢見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
一在吳餘悉邪小早少孤一國二王天所驅金刀劉
也三分二叛宋明帝世也三王九江孝武於九江興
晉安王子勛雖不終亦稱大號後世祖又於九江基
霸迹此三王也一在吳謂齊氏桑梓亦寄治南吳也

一國二王謂大祖符運潛興爲宋氏驅除寇難歌又
曰三木慘慘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割之金刀劉也割
剪也欲知其姓草蕭蕭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
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稻也卽道也熟猶成也孔子河
雒讖曰竭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卽宋也
宋氏爲災害故曰水災梁亦水也竭河梁則行路成
矣路猶道也消除水災除宋氏之災害也河圖讖又
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龍神之圖梧
桐生鳳鳥戢翼朔旦鳴南斗吳分野也草屋者居上
蕭字象也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蕭也又蕭管之器像

鳳鳥翼也又曰先是益州有山古老相傳曰齊后山
昇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有沙門玄暢者於此山立
精舍其曰上登尊位其月二十四日崇陽郡人尹千
於高山東南隅見兩石墜地石門有玉璽在其中璽
方三十文曰戊丁之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
河雒清魏郡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
亦斧以獻又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
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世也宋自受命
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

武帝小字龍兒以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生於
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
字帝焉又其夕無火婢吹灰而火燃年十三夢人以
筆畫身左右爲兩翅又着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
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
于所住堂內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
爲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仕宋爲贛令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反帝不從命南康相沈蕭之
繫帝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帝帝
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
山中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累石爲佛圖其側忽生

一樹狀若華蓋清翠扶疎有殊群木帝將討戴凱之
大饗士卒是日大熱帝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終而
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及為廣興相嶺南積
旱連水阻澗商旅不通帝部伍既至無雨而川流暴
起遂得利涉後為左衛將軍於益城禦沈攸之益城
握塹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于時城內乏水欲引
水入城始鑿城內遇伏泉涌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
竭

和帝即位於江陵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
挂壁上有爪足處刺中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

以為嘉福殿梁高祖母張皇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
菖蒲生華光采昭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
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富貴因遽取吞之
又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將產之夜后見庭內
若有衣冠陪列焉生而穎異兩膀駢骨頂上隆起有
文在右手曰武帝所居室嘗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
肅然嘗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
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
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陰智伯與帝隣居少相友善嘗入帝卧內見有異色成五色因
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
者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

索如外帝在襄陽任齊常有五色迴轉狀若磻龍其

上紫雲騰起形如繖蓋初齊高帝夢履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地天圖而不識問之荅曰順子後及崔惠景之逼長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陸帝所馭化爲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衛士爲現嘗見大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爲益州現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現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病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推此而言蓋天命也齊中興二

年正月始爲梁公南兗州隊主陳文興于恒城內鑿井得王鏤麒麟金鏤王壁水精環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稱鳳凰見縣之桐下里齊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於相國府又延陵縣華陽邏主戴車牒稱去年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正月巳酉邏將潘道蓋于山石穴中得毛龜一二月辛酉邏將徐靈符又于山東見白鸞一丙寅平旦山上有雲霧四合須臾有玄黃五色狀如龍形長十餘丈乍隱乍顯久乃從西北升天丁卯兗州刺史馬元和籤所領東平郡壽張縣見騶虞

元帝高祖第七子初高祖夢眇目僧執香爐稱托王
宮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迴裾高祖
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
巳生帝舉室中非嘗香有紫胞之異高祖竒之因賜
采女姓阮進爲脩容帝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
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不可言時賀
革爲帝府諮議使講三禮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
史中丞江革江革告之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
湘東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壁卿其行乎革領之
大寶元年帝在江陵正月辛亥朔左衛將軍王僧辨

獲獮三十子共蒂以獻二月甲戌衡陽內史周孔直
表言鳳凰見郡界二年十月辛丑朔有紫雲如車蓋
臨江陵城三年遂卽帝位

陳高祖漢大丘長寔之後世居潁川寔六世孫達出
爲長城令悅其出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
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嘗遊
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
至令帝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帝心獨負之梁大
寶初侯景寇京師帝起義發兵自南康南康瀨石舊
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爲難帝之發也水

暴起數丈二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於水濱高五丈許文采鮮耀軍民觀者數萬人既次蔡州侯景登石頭城觀望形勢意甚不悅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嘗夢梁武帝以寶刀授已又嘗獨坐胡床於閣下忽有神光滿閣廊廡之間竝得相見趙知禮侍側怪而問帝帝笑不答

梁敬帝紹泰二年二月寧遠石城公外兵叅軍王位於石頭沙際獲玉璽四七月大府卿何歆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紹歸之高祖太平元年九月中散大夫王彭戩稱今月五日平旦於御

路見龍迹自太社至象闕亘三四里帝既卽位于南郊柴燎告天先是氛霧晝夜晦冥至於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道焉

文帝微時嘗詣劉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蕭鼓之聲俄而帝至仲舉異之乃深結託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彩熠於室內繇是祗承益恭梁大清初夢兩日闔一大一小大者光滅陸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因而懷之

宣帝梁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堂堂事梁元帝爲中書侍郎時有馬軍主李聰與帝有舊每同

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聰適出尋友乃見帝身
是大龍

北齊神武帝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居住白道南
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爲怪帝欲徙居以避之
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後神武自隊主轉輸爲
丞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
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
衆星而行覺而內喜又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了如
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
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

與神武及尉景蔡雋司馬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
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
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
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其母兩目盲曳杖謂
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言
暗相諸人皆曰貴而指揮俱繇神武又曰子如歷位
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
乃向非人也繇是諸人益加敬異後抵揚州邑人龐
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
毋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

衣人拔刀叱曰何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
唯見赤蛇蟠床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
蒼鷹毋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
南宅 離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
塗之甍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初魏真君中內學
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太武於是
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
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晉泰
初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
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破爾朱兆等天平

元年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旣而人有從東萊至
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
爲天意苦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
三年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
王三川于時楊休之爲行臺郎中帝獨在帳中間之
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有天下
此乃大王符瑞命之徵旣於天池中得此石可謂天
意王命也吉不可言帝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雒
伊爲三川亦謂涇渭雒爲三川河雒伊雒陽也涇渭
雒若雍州也大王今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帝曰世

人無事嘗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
初帝從父弟岳家于雒邑帝每奉使入雒岳母山氏
當夜起見帝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卽移帝於
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筮之遇乾之大有占
之曰吉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
貴不可言山氏歸報帝後帝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
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
大計岳遂往信都帝見之大悅

文襄帝高祖長子母婁太后初夢一斷龍遂孕帝

文宣帝文襄母弟太后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

目勢狀驚人因孕帝每夜有赤光炤室后私嘗怪之
初神武之歸爾朱榮時經危亂家徙壁立后與親姻
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歘然應曰得活太后
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及長鱗身重蹠不好戲弄深
沈有大度晉陽曾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
阿秃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
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

神武帝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
之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
東魏武定七年赴晉陽摠庶政八年進封齊王自居

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王字乃當進也乾明二年二月文襄終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癩飛上天蒿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殺癩爲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且識云羊飲盟津角駐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駐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迴呈驛傍有大水上人常見群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

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卦也帝乃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及將受禪是年四月夜禾生魏帝銅研旦長數寸有穗

孝昭帝文宣母弟太后夢蠕龍于地遂孕帝
武成帝孝昭母弟太后夢龍浴於海遂孕帝
後主武成帝長子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王盆日入羣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郎梁太祖以唐大中六年歲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於碭山縣十溝里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

騰里人望之皆驚奔而來曰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儼然旣而隣人以誕豫告衆咸異之帝仲良三人俱未冠而孤母王氏携養寄於蕭縣人劉崇之家帝旣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譴杖唯崇母自幼憐之親爲櫛髮嘗戒家人曰朱三非嘗人也汝輩當善待之家人問其故荅曰我嘗見其熟寐之次爲一赤蛇然衆亦未之信也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諸道都統晉國公王鐸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唯木當應爲福耳或亦然之時有衛士邊岡者

洞曉天文博通陰陽曆數之妙窮天下之奇秘有先見之明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鐸召而質之岡曰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請他日證其所驗一日又密召岡因堅請語其詳至于三四岡辭不獲鐸乃屏去左右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觀之將來當有朱氏爲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數三其禎也應在三紀之內乎鐸聞之不復有言及爲梁土迎駕於鳳翔天復二年九月甲辰帝以敵寨聯絡稍盛躬統千騎乘高詠之時秋空澄霽四絕纖靄望

者見龍旌上紫雲如繖遠邇同矚或曰馬氣上騰往往若是或曰前後騎士屯集豈一二乎曷無是耶茲固奇瑞非嘗者所當也三年十月甲午有大聲出於梁邸之聽事帝甚驚駭占者曰當有大慶後封魏王天祐四年正月自河北還壬寅至梁是日有五彩雲覆于府署之上士庶靡不覩者又軍庫前有苦井嘗以備灑滌之用一旦其味忽變其美若飴冠於他井今見在焉二月戊申朔家廟主者言廟之左棟產五色芝狀如芙蓉紫煙蒙護數日不散是日福建帥遣吏持箋幣通好仍以白鸚鵡一同至爾自旬朔之內

諸州郡繼以白烏白雀白兔泊白蓮之竝蒂者相次來獻上覩之謙畏彌極咸命具表歸天朝四月帝將受禪宋州刺史王臯進赤烏一雙又宰臣張文蔚正押傳國寶玉冊金寶及文武群官諸司儀伏法物及金吾左右三軍離鄭州丙辰達上源驛是日慶雲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開位部

卷之三十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知子 知臣 念良臣

知子

夫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蓋父子之間否臧易辨

齟齬之際性習已彰若能鑒其神明遺其外飾闕其

好美之意觀以成人之風自邇察遐材將焉遁况夫

負英武之畧應偏閏之位固宜念家國之重審裔嗣之能建爲元良付大業而不墜委之國事被譏間以無疑叙諸簡編亦君人之懿德也

吳孫堅爲下邳丞時權始生兄策起事江東權嘗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策臨終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力保江東我不如卿宋臨川王義慶高祖中弟道隣子也出繼叔父道規

後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嘗曰此我家豐城也

梁臨川王宏太祖第六子也齊明帝時爲桂陽王功曹吏衡陽王暢有美名爲始安王蕭遙光所接及遙光作亂逼暢入東府高祖在雍州嘗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

南平王偉高祖之弟也幼清警好學齊世爲晉安王外兵時高祖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俄聞已入馮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

南康王子通理高祖孫也父死服闋見高祖悲泣不

自勝高祖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

陳高祖母弟休先少倜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宮
深被知遇大冪中既納侯景有事北方乃使休先召
募得千餘人為文帝主帥頃之卒高祖之有天下也
每稱休先曰此弟若存河維不足定也

文帝始與昭烈王長子也高祖甚愛之嘗稱此兒吾
宗稜英秀也北齊文宣帝高祖第二子世宗母弟也
肉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
相法亦何繇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琰曰此兒意識

過吾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
儻不群雖在童幼嘗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
此兒似我

馮翊王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為定州刺史時監王開府王廻維與六州
大都督獨孤枚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事二人
表言出送臺使登魏城文宣使元文遙就州宣勅曰
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
遠望人之掌情鼠輩欲輕相問構曲生眉目於是廻
維決鞭二百獨孤決杖一百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曰此
兒我鳳毛

知臣

夫有國家者莫不急於選士務在官人詢之以計畫
委之以事任故能創業垂統名與功偕傳世祚於後
裔著話言於可久者也自東漢之季吳蜀歛起莫不
總覽豪傑保守封域當其君臣之分甫定疆場之事
日駭而能審其才用亮其誠明或委之以腹心或仗
之以師旅雖譏間之言日至疑似之迹屢彰而任之
如初不以屑意其或察其操履悉其素尚苟位未充

量姑待以遠期若名浮於實前知其敗事傳所謂惟
君知臣者蓋得之矣繇宋氏而下逮夫梁陳高齊咸
奄據一方烝用髦士至於知人善任詔爵物官盡臣
下之心悉忠讜之分亦皆可述焉
蜀先主初見諸葛亮因屏人語而稱善於是與亮情
好日密閔羽張飛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君勿復言亮後爲丞相
鄧芝爲郫郫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
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

趙雲字子龍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

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後為鎮軍將軍

劉巴字子初初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先主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

馬謖字幼嘗以荊州從事從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

器異先主嘗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語自晝達

夜後謖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殺謖以謝眾

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為其帳下將張達范

疆所殺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

吳孫策初為豫章太守得太史慈命往豫章安撫士眾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

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托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者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模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計語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

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佗方規規自守而已又丹陽童芝自擅廬陵詐言許詔

書為太守鄱陽氏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史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諸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乃有兼弁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張昭初為孫策長史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羨於昭昭欲然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昭字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大帝初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特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得卿諸人未平

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范受饒褒歎過實大帝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定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畧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如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辨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諸葛瑾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任公安蜀先主東伐吳

吳王求和瑾與先王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
 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恐深禍大不宜答
 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
 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
 決不復容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
 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
 易於反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先王相聞大帝曰
 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
 不負子瑜也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譏瑾者此語頗流
 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
 意大帝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
 亮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

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
 順何以不畱孔明孔明若畱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
 德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
 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
 明人豈嘗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
 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
 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問也知
 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便知卿意
 魯肅初為中護軍周瑜所薦才宜佐時大帝見肅甚
 悅之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
 未可用大帝不以為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帟
 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
 潘濬字承明為大嘗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
 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於者云濬遣密使與琬

相聞有自托之計於以啓大帝大帝曰承明不爲此也卽封於表以示於濬而召於還免官

是儀爲侍中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乙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大帝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儀後爲尚書僕射儀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才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大帝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大帝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

宋高祖初爲晉大尉時或薦王鎮惡於高祖時鎮惡

爲天門臨澧令卽遣召之旣至與語甚異焉因露宿明旦謂左右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卽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大尉軍事署前部功曹

朱齡石爲寧遠將軍寧蠻護西陽太守高祖伐蜀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曰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克辦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資位在齡石之右亦令受其節度是行亦不淹時一戰克捷衆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

於其事

徐爰初爲晉大司馬典軍從高祖北征微密有意理
爲高祖所知蔡廓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曰
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羨之乃徙廓爲祠部尚書
初高祖嘗云牟徽蔡廓可平世三公

干木徐羨
之小字

王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太祖鎮江陵曇
首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
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
王智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嘗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
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佗日穆之白高祖伐

國重事也公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澄
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

檀道濟爲護軍丹陽尹高祖不豫出爲鎮北將軍南
兖州刺史高祖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
畧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
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
人也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孝武初爲徐兖二州刺史以崔道固爲從事固美形
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孝武稍嘉之會青州刺史
新除過彭城孝武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

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嘆息
明帝時沈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帝謂憲曰卿廣州
刺史才也
南齊太祖初爲宋大將軍輔政以劉懷珍內資未多
徵爲都官尚書領前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爲
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
便推懷投款况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而疑論
不止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晃謂靈民曰論
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鄉
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受相

國右司馬

垣崇祖初爲宋義陽王道隆征北參軍道隆被誅薛
安都反宋明帝遣沈牧之等討安都安都將裴祖隆
引崇祖共拒戰衆敗與祖隆俱走彭城後魏陷徐州
崇祖將部曲據胸山因遣使歸命時太祖在淮陰崇
祖初見太祖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太祖獨許
之崇祖再拜奉旨後爲豫州刺史後魏遣馬步二十
萬寇壽春崇祖堰肥水脚淹爲三面之險魏衆集堰
南分軍內薄攻小城崇祖決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
衆人馬溺死數千大衆皆退走太祖謂朝臣曰崇祖

知臣 卷之二

許為我制虜果如其言嘗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劉繪父醜宋末權貴繪為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
而嘆曰劉公為不亡也

明帝時西江公遙欣齧齡中便嶷然帝謂江祐曰遙
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
如耳安陸昭王緬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緬不
及耳言之慘然而悲

裴叔業為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明帝見而
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中相何患不大富貴深宜勉
之

梁高祖為太子中庶子時王約廢錮帝嘗謂約曰卿
方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
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繇歷侍中左戶尚書
廷尉

沈約為高祖驃騎司馬帝將革命令約草其事并請
選置帝初無所改後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
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為明識

王國珍為大司馬中兵參軍高祖雅相知賞每歎曰
晚代將家子弟有如國珍者少矣
王訓字懷範左僕射暕之子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

對爽徹高祖目送久之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
後累遷侍中既拜入見帝從容謂何敬容曰褚彥回
年幾爲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
回
張纘字伯緒年十一尚武帝女富陽公主年十七身
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高祖異之嘗謂張
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
柳慶遠始高祖爲雍州慶遠爲別駕帝謂曰昔羊公
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魯未十年
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

元帝初爲湘東王鎮荊州以庾曼精爲主簿遷中錄
事每出帝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
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歐陽頴爲臨賀內史元帝承制以爲東衡州刺史侯
景平元帝遍問朝臣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卿各舉
所知群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人侍中王褒進曰
未審爲誰帝云歐陽頴公正有兼濟之才恐蕭廣州
不爲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陳高祖初爲大將軍與諸將醢杜僧明周文育侯安
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者也而並有

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
 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
 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竝無全身之道
 率皆如言

毛喜為西昌侯記室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鎮京口
 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勅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諮
 稟毛喜喜與高宗同謁梁元帥以高宗為領直喜為
 尚書侍郎

北齊神武為東魏大丞相謂文襄曰庫狄于鮮卑老
 公斛律金勅勤老公竝性絕道直終不負汝爾朱渾

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我兒
 實無罪過潘樂本作道人而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
 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
 少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
 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後紹宗為徐州刺史侯景
 叛梁武遣其兄子深明率衆十萬與景犄角紹宗大
 破之擒深明及其將帥景遂奔遁

崔謙初為齊神武相府功曹神武稱曰崔謙清直奉
 公真良佐也

趙隱字彥深初為神武大丞相功曹參軍神武與對

坐曾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
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

斛律金仕東魏為冀州刺史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
襄口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
為肆州刺史

宋遊道在東魏為司州從事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
曰此人是遊道邪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
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
歡手中酒若大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
百官辭于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樽

忘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

文宣嘗幸東宮九卿以上陪集帝指崔昂大對瑾司
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可宜記之未幾復
侍醺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
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

念良臣

夫琴瑟是聽君子有志義之思卿佐或虧元首有股
肱之痛君臣之道不亦重乎粵若天曆餘分鼎峙立
國宋齊而下互專霸業必有良士勤宣令圖或經武
以著能或繕俗而底績及夫守節死義先時物故竭

誠率職奄忽淪謝是用震悼上心悲涕斯集形於嗟
歎發乎言論乃至撤去盛食具乃素服託深辭於文
誄摠哀興於風什躬設祖奠親臨吊祭易徽名而表
行加異數以報功賜予便蕃追叙優渥諒非德侔咸
一情敦終始者疇克以當之哉

蜀先主初爲荊州牧以漢建安十九年入蜀進圍雒
縣軍師中郎將龐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
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
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
法正有智術先主甚信任之爲尚書令護軍將軍卒

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

邈爵關內侯

霍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
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爵遂親
率群寮臨會弔祭因畱宿墓上

吳大帝初爲吳侯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卒時年三
十六大帝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流
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殞命孤何賴哉後大帝
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魯肅字子敬爲橫江將軍旣卒後大帝稱尊號臨壇

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凌統爲偏將軍在旅軍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
之風卒時年四十九大帝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
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
年各數歲大帝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
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
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
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呂範字子衡初爲揚州牧勤事奉法大帝統事以範
忠誠厚見信任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及大帝還

都建業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大牢

闕澤爲太子太傅領中書令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
重科房以簡御臣下澤每日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
皆此類也及卒大帝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

呂蒙以擒關羽之功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卒大帝
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
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大帝聞之益
以悲感

朱然爲大司馬右軍所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
彩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

定尤過絕人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大帝素服舉哀為之感慟

宋高祖初為宋公時左僕射劉穆之以晉義熙十三年卒高祖在長安臨之驚動哀流者數日及受禪拊牀歎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蒲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聞便闕與毀帝笑曰卿不見驥驟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遐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謝景仁為左僕射卒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

軍道遊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恫愕亦不可懷其器體淹冲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日至此痛惜兼深往矣柰何當復柰何文帝時侍中殷景仁卒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遊繼綵情兼嘗痛民望國器遇之為歎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可言往矣如何
王曇首為侍中卒文帝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赧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耳
孝武帝時司徒劉延孫卒將葬帝詔曰故司徒文穆

公延孫居身寒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

何偃爲吏部尚書卒官孝武與顏峻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惋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嘗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謚曰靖

南齊武帝時征虜將軍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崔思祖卒帝歎曰我方欲用思祖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疋

王儉爲中書監薨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武帝答

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濶艱運義重嘗懷尊言悲切不能自勝

柳世隆爲侍中卒武帝勅吏部尚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有歲年志氣未衰異醫藥有効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慟怛之深此何可言

明帝卽位初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尉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先是懷尉爲齊郡太守太祖手勅褒賞後出監東陽郡爲吏民所安

梁高祖爲梁公時給事黃門侍郎陶季直辭疾還鄉

里大監初就家拜大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

劉洸勤學善屬文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高祖甚愛其才以爲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又爲北中郎諮議參軍天監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

任昉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暮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高祖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嘗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卽日舉哀哭之甚慟

孔休源爲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中大通四年遘疾

卒高祖爲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亮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疆直當今罕有臣竊爲陛下惜之鄭紹叔爲左將軍散騎嘗侍卒後高祖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無比其見賞惜如此

元帝初爲湘東王時都督雍梁等州軍事平北將軍張纘爲杜岸所執送岳陽王詭詭敗爲防人所害帝承制贈侍中衛將軍開府謚簡憲公纘有鑒識自見帝便推誠委結及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其序曰簡

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達旦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

後梁明帝天保十四年尚書令王操卒帝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群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塋親祖於瓦棺門贈司空

陳高祖永定三年五月北江州刺史熊曇郎殺都督周文育舉兵反及文育之樞至自建昌高祖素服哭於朝堂甚哀

北齊高祖至冀州追憶故刺史封隆之顧謂冀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達自出納軍

國垂二十年契濶艱虞始終如一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爲之流涕令叅軍宋仲羨以大牢就祭焉

孫奉爲散騎嘗侍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奉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三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帝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奉焉

武成帝天統初祕書監張耀奏事遇疾仆於御下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權忠貞平直溫恭廉慎贈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簡
梁太祖開平四年五月魏博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
令鄴王羅紹威薨帝哀慟曰天不使我一海內何奪
忠臣之速也詔贈尚書令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巡幸

巡幸

夫巡狩之儀載乎虞典遊豫之度存諸夏諺蓋所以
觀群后省風俗鳴鑾案節清道而行卜日惟吉歸格
藝祖慶賜浹洽衆庶歡康斯先生展義之道也若夫

秦政之幸回中登之罘駐彭城臨碣石致禱以出周
鼎命使而求羨門侈心未窮海內稱亂固足為後王
之戒也洎吳蜀宋齊而下亦或舉時巡之制稽設教
之義或脩謁陵寢或歷覽故宮或宴衍以示慈或肆
赦而施惠以至耆艾加粟帛之賜孝悌有旌賞之命
布在方冊可舉而言矣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在北地臣欽若等曰自此以下不書月者皆史書闕
文又云始皇巡河內自以武德定天下置武德縣

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泰山封禪既畢於是乃並渤海

以東過黃腫東萊有黃腫縣窮成山登之罘罘山在腫縣立

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囿三月徙黔首

三萬戶琅琊臺下越王勾踐嘗治琅琊縣起臺館復十二歲作琅琊

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

顯白道理東撫東山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下海

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曾天之下

搏心揖志罷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

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正飾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

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是皇帝之明

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
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
事業有嘗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
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
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雖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瓊瑯
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城侯趙
亥倫侯昌武侯成臣飲若等曰史失姓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

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
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
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
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
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
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
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
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還過彭城齋戒禱祠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
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帝

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妻而英

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

山帝自南郡繇武關歸

武關秦南關通南陽在
析西北七十里弘農界

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

河南陽武縣
有博浪沙 爲盜

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

曰臣欽若等曰此辭三
句爲韻碣石會稽同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

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炤于海從臣嘉觀原念

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

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

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憚

旁達莫不賓服烹滅疆暴振拔黔首周定四極普施

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

宇宇宙
縣赤縣

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嘗式具東觀

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

之罘炤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

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疆武威旁暢振動四極會滅

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武兵皇帝明德經理

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罷威有章旗職臣

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固

絕尤嘗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

聖烈請刻之果旋遂之琅琊道上黨入道從也

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古山人也高誓刻

碣石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

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復一作憂庶心咸服

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息肥土城皇帝奮威德并諸侯

初一秦平隨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

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

惠被諸產久並來田久一作分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

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

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

二十五年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其泉乃使蒙

恬通道自九泉抵其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少子胡亥

愛慕請從帝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嶷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

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水波惡乃西二百十里從狹中渡上會

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

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

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

原事迹追首高明首一作道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

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于嘗六王專倍貪戾傲
猛率衆自疆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
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
殃義威誅之殄熄悖亂殘滅亂亡至德廣密六合之
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動群
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在前靡有隱
情節省宣義省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
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身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女
爲逃嫁子不得母聖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
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

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嘗治無極輿舟不傾從

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丹陽有江

乘縣竝海上北至琅邪

二世元年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卽位黔首未集附
先帝巡行郡縣以示疆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
見弱母以臣畜天下其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
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傍著
大臣從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
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
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

斯臣去疾

馬姓

御史大夫臣德

失姓

昧死言臣請具刻詔

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

蜀後主建興十四年四月後主至渝登觀阪看汶水

之流日還成都

吳後主孫皓寶鼎三年九月出東閔

宋文帝元嘉靖四年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三

月丁亥還宮

二十六年二月巳亥陸道幸丹徒謁京陵五月丙寅

水路發丹徒壬午至京師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丁卯行幸琅瑯郡囚繫悉原

遣

臣欽若等日本紀不書還宮

七年二月甲寅巡南豫南兗二州丁巳較獵于歷陽

之烏江縣未登烏江縣六合山壬申還宮

九月戊子詔曰昔周王驥跡寔窮四溟漢帝鸞軫夙

遍五嶽皆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自天昌輦馭臨宮

創圖禮代天鬱世貿興毀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璣

得序五星順命而戎車歲動陳詩義闕朕聿奉三無

奄一天下思盡寶戒之規以塞謀危之路當時省方

觀察風俗外詳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

十月戊申巡南豫州乃下詔曰朕巡幸所經先見百

年者乃孤寡老疾並賜粟帛獄繫刑罪並親聽訟其
士庶或怨鬱危滯受抑吏司或隱約繫立負擯州里
皆聽進朕前面自陳訴若忠信孝義力田殖穀一介
之能一藝之美悉加旌賞雖秋澤頻降而夏旱嬰弊
可卽開倉并加賑賜癸丑行幸江寧縣丙寅詔曰賞
慶刑威奄國彝軌黜幽并明闢富嘗憲故採言聆風
式觀侈質貶爵加地於是乎在今類帝宜社親巡江
甸因覲嶽守躬求民瘼思弘明試之典以申考績之
義行幸所經蒞民之職功宣於聽卽加甄賞若廢務
亂民隨讐議罰二者詳察以聞

十二月丙午行幸歷陽癸亥至自歷陽

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癸巳幸湖熟奏鼓吹戊戌還
宮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六月丁亥幸琅琊

梁高祖大同十年三月甲午幸蘭陵謁造陵至修陵
巳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庚戌幸廻賓亭宴
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陳高祖永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

宣帝太建四年十二月甲辰幸樂遊苑
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辛巳幸長干寺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二月庚午如晉陽拜辭山陵
是日皇太子入景涼風臺監摠國寧十月己卯備法
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十二月辛丑
至自晉陽二年正月甲戌帝汎舟於東城

九月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

三年六月丁未至自晉陽乙卯如晉陽

九月辛卯自并州幸離石十二月壬子還宮戊午如
晉陽

四年四月戊戌帝還宮

五年八月丁丑帝幸晉陽十二月庚申北巡至達速

山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三月丙申至自晉陽

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五月庚寅至自晉陽

六月丁卯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七月壬辰還晉陽

九月乙卯至自晉陽

十月辛亥如晉陽

七年正月甲辰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而
觀之

八月庚申如晉陽

九年三月丁酉至自晉陽

六月乙丑自晋陽北巡巳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晋陽
八月乙丑至自晋陽甲戌如晋陽十一月甲午至自
晋陽

十年正月甲寅如遼陽甘露寺三月丙辰至自遼陽

九月巳巳如晋陽

十月晏駕于晋陽臺

武成帝河清元年十月癸亥行幸晋陽十二月丙辰

至自晋陽

四年正月行幸晋陽四月傳位於皇太子改元天統

稱太上皇

十一月至自晋陽

後主天統元年十二月壬戌太上皇帝幸晋陽丁卯
帝至自晋陽

二年正月庚子行幸晋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
晋陽

八月太上皇帝幸晋陽

三年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晋陽

九月丁巳太上皇帝幸晋陽十一月癸未至自晋陽

四年四月辛巳太上皇帝幸晋陽五月壬戌至自晋

陽

五年三月行幸晋陽四月乙丑至自晋陽

武平元年八月辛卯行幸晉陽十二月丁亥至自晉陽

二年八月己亥行幸晉陽十月己亥至自晉陽

三年八月癸巳行幸晉陽臣欽若等日本紀不書至字

四年二月丁巳行幸晉陽三月庚辰至自晉陽

十月癸卯行幸晉陽

五年二月乙未至自晉陽辛丑行幸晉陽丁未至自

晉陽

八月癸卯行幸晉陽

六年正月乙亥至自晉陽

七月甲戌行幸晉陽

十年正月癸卯至自晉陽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令就便各許歸安只留宰臣韓建薛貽矩翰林學士張策韋郊杜曉中書舍人封舜卿張袞并左右御史司天監宗正寺兼要當諸司節級外其宰臣張文蔚已下文武百官並先於西京祇候

二年二月帝以上黨未收因議撫巡便任西都赴郊裡之禮乃下令曉告中外取三月一日離東京以宰

臣韓建權判建昌宮事兵部侍郎姚洎為鹵簿使開封尹博王友文為東都留守三月壬申帝親統六軍巡幸澤潞是日寅時車駕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從晚次中牟丙申招討使劉知俊上章請車駕還東京蓋小郡湫隘非久駐蹕之所達覽帝俞其請四月丙午車駕離澤州丁未駐蹕於懷州宴宰臣文武百官辛亥至鄭州壬子幸東京丙寅車駕幸繁臺觀稼水取開平元年十月帝以用平水雖西幸文王口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澤泛溢頗傷稼穡帝幸右天武軍河亭觀水

九月丙子太原軍

臣欽若等曰卽後唐太宗也

出陰地關南牧馳

掠郡縣晉絳有備帝慮諸將翫寇乃下詔親議巡幸命有司備行丁丑翠華西狩宰臣翰林學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諸司要切官皆扈從餘文武百官並在東京壬午達雒陽河南代魏宗廟帝御文思殿受朝參許汝孟懷牧守來朝澤州刺史劉重霸面陳破敵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陝州駐蹕蒲雍同華牧守皆進鎧甲騎馬戈稍食味方物丁亥錫宴扈從官戊子延州賊軍臣欽若等曰卽祖跋思恭也寇上平關又太原軍攻平陽烽火羽書晝夜繼至乙

丑六軍統軍牛存節黃文靖各領所部將士起行在
 甲午太原步騎數萬攻逼晉絳踰旬不克知天軍至
 乃自焚其寨至久而遁十月庚戌至西都丁巳至東
 都
 三年正月甲戌發東都百官扈從次中牟縣乙亥次
 鄭州丙子次汜水縣河南尹張宗奭河陽節度使張
 歸霸並來朝戊寅次偃師縣己卯備法駕六軍儀仗
 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三月辛未詔曰同州
 邊隅繼有土衆歸化暫恩巡撫兼要指揮今宰蒲陝
 取九日進發甲戌車駕發西都百官奉辭于師子門

外丁丑次陝州己卯次解縣河中節度使龔莊友謙
 來奉迎庚辰至河中府四月丙申朔駐蹕河中壬寅
 辰時駕巡于朝邑縣界焦黎店龔王友謙及崇政內
 諸司使扈從至申時迴五月癸酉駕三更一點發河
 中己卯至西京庚戌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本郡反
 辛亥駕幸蒲陝夜半發大內七月癸酉駕幸陝乙亥
 至自陝文武百官於新安縣奉迎
 閏八月己卯幸西苑觀稼
 十一月辛丑幸穀水
 四年二月乙丑幸茸水亭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

四月丙戌幸建春門閱新樓至七里屯觀麥召從官食于樓河南張昌孫及蒲同主事吏賜物各有差十一月丁亥朔幸廣王第作樂賦

五年二月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扈從文武官委中書門下量閑劇處分宰臣上言曰龍興天府久望法駕但陛下始康愈未宜涉寒願少留清蹕從之甲子幸曜村民舍觀農事庚午幸白馬坡中書門下四日丙申幸觀農事甲子四月丁卯幸龍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侍宴于

廣化詩

乾化五年五月癸巳觀稼于伊水登建春門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臨亭臯視物色賞賜甚厚亦登節坊七月帝不豫稍歇秋暑自辛丑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宰臣視事於歸仁亭子崇政使內諸司及翰林院並止於河南令廨署至甲辰復歸大內八月戊辰幸故土陽宮至于榆林觀稼九月庚子親御六師次于河陽臣欽若等日事具聞位親征門甲辰至于衛州乙巳至于宜溝幸民劉達墅丙午至湘州十月辛亥朔駐蹕于湘州宰臣洎文武從官並詣行

官起居戶部郎中孔昌序齋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
至自西京諸道節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以冬朔
起居表來上制以郢王友珪充控鶴指揮使諸軍都
虞候閻寶爲御營使甲寅將以其夕幸魏縣命閣門
使李郁報宰臣兼勅內外丙寅夜車駕發軔于都署
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縣戊辰幸邑西之白龍潭潭
水亘千許涉南北五之一焉風瀾岸舟遼然有江湖
之狀潭之北立神祠前亭弘敞下植波際帝登臨凝
覽宸旨舒悅卽命丞相與翰林六學士侍膳于左右
又命漁艇數士以釣網進觀其漁焉俄頃聞洪緘尾
鬣所得無美復有得大白魚長六七尺者來獻珠眸
雪鱗厥狀甚異帝諦視已乃命近貴復之中流名其
潭曰萬歲漁人等咸優錫遣之

十一月辛巳朔上駐蹕魏縣從官自丞相而下並詣
行宮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諸道節度使防禦使刺
史諸藩府留後各奉表起居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宣
命還京師車駕發自行闕夕次洹水縣癸未內黃縣
甲申至黎陽縣乙酉命從官丞相而下宴于行次丁
亥次衛州戊子晨次新鄉夕止獲嘉己丑次武陟庚
寅次溫縣辛卯次孟州留都文武官左僕射楊涉洎

孟州守李周彝等皆無匄東郊迎拜其文武官並令先還壬辰詰旦離孟州晚至都六軍以天兵御仗分列前導煌煌焉濟濟焉昔所未覩也都人士女泊耆老等歡噪呼哂太祖御五鳳樓受百辟稱賀畢還宮二年二月壬戌帝將巡按北境中外戒嚴詔以河南尹守中書令判六軍事張宗奭爲大內畱守中書門下奏差定文武官領務尤切宐扈駕者三十八人詔工部尚書李峻左散騎嘗侍孫騰左諫議大夫張衍兵部侍郎劉邈兵部郎中張雋光祿少卿盧秉彝並令扈蹕甲子發自雒師夕次河陽乙丑次溫縣丙寅

次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迎拜于境上其內外所備咸豐霽焉丁卯次獲嘉戊辰次衛州之新鄉己巳晨衛州夕止淇門內衙十將使以十指揮兵士至于行在辛未駐蹕黎陽癸酉發自黎陽夕次內黃縣甲戌次昌樂縣丁丑次于永濟縣青州節度使賀德倫奏統領兵士赴歷亭軍前戊寅至貝州命四丞相及學士李琪盧文度知制誥竇賞等十五人扈從其左嘗侍常馭等二十三入止焉己卯發自貝州夕駐于野落三月庚辰朔次于棗疆縣之西縣丙戌鎮定諸軍招討使楊師厚奏下棗疆縣車駕即日疾馳南還丁

亥復至貝州庫寅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准詔
來朝乙巳發貝州夕次臨清縣丙午次永濟縣丁未
至魏州四月巳酉幸魏州金波亭賜宴宰臣文武官
及六學士丁巳發魏州夕次昌樂戊午次內黃縣巳
未次黎陽駐馬乙丑發自黎陽夕次滑州將吏耆老
並於州之南津歡噪迎拜本州節度使進馬十匹銀
器一千兩備宴錢二千貫丙寅離滑州夕次嘗樂頓
丁卯次長垣縣戊辰次封丘縣巳巳至東京開封尹
博王友文總留都文武奉迎于北郊帝入自含耀門
綵繡連延照耀阡陌都人士女闐咽歡呼是月戊寅

車駕發自東京夕次中牟縣五月巳卯朔從官文武
自丞相而下並詣行殿起居親王及諸道藩帥咸奉
表來上庚辰鄧自鄭州至滎陽縣河南尹魏王宗奭
望塵迎拜河陽留後邵贊懷州刺史段明遠等邈迤
來迎夕次汜水縣帝召魏王宗奭入對便於御前賜
食數刻乃退壬午駐蹕于汜水宰臣河南尹六學士
並於內殿起居勅以建昌宮事委宰臣于兢領之癸
未帝發自汜水宣令邵贊段明遠各歸所理午憇任
村頓夕次孝義宮留都文武禮部尚書孔續而下道
左迎拜次偃師甲申至都文武官奉迎於東郊

畋遊

王者蒐狩以時所以除田害講武事也故易著三驅之旨禮有五戒之習焉雖復餘聞亦存憲度其或順肅殺之令脩弋獵之事不失乎禮故可尚也乃有射猛虎以爲樂眷胡雉而縱心暴殄是期盤游靡戒以至乎荒志驕氣移其龜王者不爲不幸也

吳大帝初爲吳侯親乘馬射虎於凌亭馬爲虎所傷帝投以雙戟虎却廢嘗從張世擊以弋獲之帝每畋獵嘗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鞞張昭爲軍師變色而言曰將軍何所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

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較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帝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而帝每手擊以爲樂又帝數射雉少府藩濬諫由是遂絕

景帝好射雉春夏之間嘗晨出夜還衣空於西苑較獵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于宣武塲三月

江左帝大閱于平二年八月南巡于五湖之島
十月巡南豫已巳較獵於姑熟

明帝泰始七年二月於巖山射雉帝嘗射雉至日中
無所得甚羞召問侍臣吾且來如皋遂空行可笑座
者莫答褚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草暈
之禽驕心未警但待神駕首豫群情便可載驩帝意
解乃於雉場置酒又云有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
晉平王休祐射之語曰不得雉勿歸休祐從在黃麾
內便馳帝遣左右數人隨之因遣壽隆之等追及逼
使休祐得獲登臨觀之

南齊武帝永明末將射雉竟陵王子良諫之

見宗室忠諫門

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

陳後主禎明二年十月幸莫府山大較獵

東魏孝靜興和三年十月癸亥狩于西山十一月戊

寅還宮

武定元年正月已巳蒐于西山癸酉還宮

十一月甲午狩于西山乙巳還宮

北齊文宣帝大保四年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

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循三雉大狩而歸

五月庚午較獵于林慮山戊子還宮

後主天統元年十二月庚戌太上皇狩于北郊壬子
狩于南郊乙卯狩于西郊

武平四年九月較獵于鄴東

七年十月太狩于祁連池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二月癸丑獵于含耀門外

三年十一月丙申畋于上東門外

十二月乙丑臘較獵于其泉驛

四年十一月巳亥畋于伊水

乾化元年十二月癸酉臘假詔諸王與河南尹左右

金吾六統軍等較獵于近苑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禮賢好善獎善養老

禮賢

古之王者歲三月聘名士禮賢者故書云任官惟賢

材又云野無遺賢蓋賢者霸王之器邦國之寶也自

秦逮梁宋雖運居偏閭而皆建邦啓土制敵庇民乃

有豐玉帛之數備弓旌之禮博求遺逸物色雋良至
 或同簋而命食在駕而降顧異厥體貌厚其廩賜或
 高蹈辭聘挂組長往則惠以書問贈之風什故人盡
 其用士獻其謀白駒無空谷之悲鳴鶴絕在陰之嘆
 克祚其國用康厥政何莫繇斯道焉

秦始皇帝初為秦王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

繚曰秦王為人蜂準

蜂一作隆

長日擊鳥膺羽聲少恩而

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
 我嘗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
 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因止以為秦國尉卒

用其計策

蜀先主初為平原相時郡民劉平結客刺先主先主
 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
 屯聚鈔暴先主外御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
 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

諸葛亮字孔明隱居南陽時先主初屯新野徐庶謂
 之曰諸葛亮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
 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
 枉駕顧之繇是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以上客禮之
 龐統為耒陽令免官諸葛亮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

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侍亞於亮遂與亮並爲
軍師中郎將

吳大帝時張紘爲會稽東部東尉大帝於羣臣多呼
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張溫字惠恕允之子也少脩節操容貌竒偉大帝聞
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
與全琮爲輩太嘗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
無輩大帝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
觀者傾竦大帝改容加禮

潘濬初爲劉備從事留典荊州及大帝得荆土將吏

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大帝遣人以狀就家與
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
大帝憫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觀丁父郡俘也武王
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
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
不然莫肯降意將以異故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中
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以爲治中
是議爲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賑贍貧困家無儲
畜大帝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嘆息卽
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

朱桓領青州牧卒家無餘財大帝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幸封舍丞賜贈贈贈之禮甚厚

宋高祖即位初召周續之於廬山續之盡室俱下帝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辯析精與稱為名通

孔季恭為左光祿大夫辭官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曰承明下

文帝元嘉初徵戴顓為散騎嘗侍不就帝每欲見之謂書內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池以

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及卒後文帝起景陽山成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何尚之為尚書左僕射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見志詔書敦勸文帝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臣欽若等曰羊玄保孟顓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耶義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獨克壯未能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

沈道處 范泰 王悅之 雷次宗 謝超宗

顧歡 褚伯玉 此七事附在卷末判

武帝時裴昭明爲始安內史及還甚貧罄帝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故人中誰比遷射聲較尉

張緒爲嘗侍中書令緒善言素望甚重高帝時深加敬異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帝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永明中爲給事中太子詹事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

明帝初爲豫州刺史別駕夏侯詳歷事八將州部稱之帝雅相器遇

顧嵩之與王思遠友善少孤好學有義行初學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爲太子中書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明帝手詔與思遠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

梁高祖天監元年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徃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大中大夫賜絹二十疋述曾初任齊永嘉太守以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祚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故有是命

岑之敬為奉車郎年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高祖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

簡文帝初為晉安王時孔休源為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名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嘗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能預其見禮如此

劉慧裴先明釋典工篆隸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

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秀為安別駕去職歸山居東林寺專精釋典簡文嘗與慧裴書述其貞白云

元帝初為湘東王時以庚承先驅起微誠被法惠參軍不就因承先講老子帝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自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又表薦顧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義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旁觀知己志不自管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其貞退立志難奪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

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等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
孔愉表韓績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
物實無慚兩士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
合人

周弘正爲國子博士侯景之亂陷於臺城王僧辯得
之甚喜卽日啓元帝帝手書與弘正曰德醜逆亂寒
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畧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
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當訪東山而
尋子雲望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此
來郵慰其延佇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

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二時足爲連類及
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可與比者授黃門侍郎直
侍中省初弘正弟弘直爲衡陽內史帝在江陵遣弘
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縉紳無不
附逆王克已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
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嘗思吾志如望歲焉松栢
後凋一人而已

陳文帝卽位尊重特進左光祿大夫王冲嘗從幸司
空徐慶宅宴延之帝賜以几杖其見重如此

虞寄爲陳寶應所獲寶應誅文帝勅都督章昭達以

禮發遣令寄還朝及至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
懈勞之懷若此
虞荔爲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以母卒臺城陷情禮
不申終身蔬食布衣有疾文帝數往臨視令將家口
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
任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詔中使相望於道又以
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勅曰能敦布素乃當爲
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積減方欲仗委良湏克壯今給
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終不從
宣帝時司馬暠初仕梁爲太子庶子江陵陷入周大

建八年自周還朝帝特降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
府諮議叅軍事

後主時姚察爲太子僕射先是察父僧坦入于長安
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致江南時
察母常氏喪制始除帝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遣中
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勅申專加譬抑爾後又
遣申宣旨誠諭曰知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然一
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
存禮制憂懷旣深故有此及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
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頗有陳讓並抑而不許俄

勅知著作郎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
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帝嘗別召見
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
惜旣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瑗宣
旨重加慰之令從晚食手勅曰卿羸瘠如此齋菲累
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察雖奉
此勅而猶敦宿誓

北齊高祖爲東魏丞相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
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
從者盡乘驢高祖以黃門侍郎嘗累清貧特給車牛

四乘妻孥方得達鄴

高昂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高祖每申令三
軍嘗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掌門
者不聽昂怒卧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

好賢

夫君人者勤於求賢逸於得人故游放之才絕而繫
維之詠作矣所以稽五嘗之本成百官之務若乃摛
致英雋物色隱淪疇咨之旨惟勤登顯之用靡懈故
有體貌尤異恩寵隆渥參對則喜見顏色言議則事
必從允故可以風起飈至猶有四方之傑矣重器斯

在國柄必治故史云得士則重失士則輕用斯道者其有功歟

蜀先主東征敗績猱亭之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漢昌長史馬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

此為世不乏賢也

忠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馬改名忠

吳大帝赤烏中顧譚為左節度雅性亮高不修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獎賜特見

召請

宋文帝元嘉初徵戴顓為通直郎散騎嘗侍皆不起

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

讌戴公山也

戴公居黃鵠山

明帝既即位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參侍文籍應對左

右

順帝昇明初以司空長史謝朓衛軍長史江革中書侍郎褚炫武陵王文學劉侯入直省參侍文義號為

四友

南齊太祖霸府初開賓客輻輳帝留意簡接虞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

張融為中書郎太祖為太尉特奇愛融與融欵接見

融嘗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已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今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宋高祖天監初到沆爲征虜主簿帝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

徐勉仕齊爲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高祖踐阼拜中書侍郎

馬興嗣爲給事中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癩

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手疏

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

簡文帝初臨南徐州時陶弘景居積金東澗帝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甚敬異之

元帝初爲湘東王蕭介爲吳令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爲諮議參軍又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績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帝嘗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後梁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伏曼容執

經曼容素著風采帝嘗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
畫叔夜像以賜之

陳高祖遣文帝平會稽張彪之先是虞荔爲中書舍
人領大著作侯景陷臺城逃歸鄉里彪平荔時在焉
高祖遣荔書曰喪亂已來賢哲彫散君才用有美聲
聞許雜當今朝廷惟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
善其身今令兒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文
帝又以書曰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朝飛京許
共康時弊而刻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
也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計唯遲披觀在於茲日追

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都

宣帝輔政時大著作許亨初爲王僧辯從事僧辯死
亨抗表請葬之帝以亨真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
嘗以師禮事之

後主時司徒左西掾兼東宮學士陸從典丁父憂去
職尋起爲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勅留一員以待
從典

北齊文宣時顏之推自東來奔帝見而悅之卽除奉
朝請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盼

獎善

周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斯樂善之謂也自鼎國三分江表建號受終傳繼歷載三百曷嘗不飲尚豪英推獎孝秀崇德以宣教賞傷以聳善敦尚文雅周旋褒異至於棊奕之工筆札之妙亦皆稱焉斯固菁莪育材之旨砥石礪世之行將使學文之士研精而不墮執藝之流服勤而競勸蓋興化美俗之要道歟

吳大帝時朱異為揚武將軍帝與論攻戰辭對稱意帝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日本知季文異之字快定見之復過所聞

顧譚赤烏中代諸葛恪為左節度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大帝輟食稱善以為過於徐詳

顧承丞相雍之孫也嘉禾中與舅陸曄俱以禮徵大

帝賜雍書曰貴孫子直子直承字也令聞休休至與相見

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為騎都尉領羽林兵

宋文帝嘗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琴范悅持楮欣遠模書褚裔圍棋徐道度療疾也

桓護之隨到彥之比伐彥之將廻師護之為書諫不納文帝聞而善之以輔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

高平太守

孝武時謝超宗爲新安王子鸞國嘗侍王毋殷淑儀
卒超宗作誅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
運復出

南齊太祖時劉善明爲冠軍將軍沈攸之反善明料
其必敗事平太祖石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
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武帝時王廣之爲前將軍帝見廣之子琰國謂廣之
曰珍國應不堪事卿可謂老蚌廣之曰不敢辭
梁武帝時劉孝綽爲廷尉卿坐携妾入官府免職後
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嘗引焉及帝

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
以孝綽尤工卽日有勅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後
爲水部郎帝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
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賦詩七首帝覽其
文篇篇嗟賞繇是朝論改觀焉
張率爲司徒掾直文德嘗作待詔賦奏之武帝甚見
稱賞手勅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
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帝乃勅
賜率詩曰東南有才于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
人今爲盛率奉詔往返數首

蕭介博涉經史善屬文初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
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
變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
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到蓋左民尚書漑之孫歷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
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帝覽以示漑曰蓋
是才子纒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漑連珠曰
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
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儼之於少蓋

賀琛爲臨川王祭酒從事史琛始出都武帝聞其學

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
業仍補王國郎俄並太學博士

蕭子雲與其子特俱善草隸武帝嘗謂子雲曰子敬
之書不及逸少近見持迹遂逼於卿

江子一起家王國侍郎請啓求觀書秘閣武帝許之
有勅直華林省

羊侃爲北伐大將軍武帝製武宴詩四十韻以示侃
卽席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
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

江綰幼有孝性年十三父疇患眼綰侍疾將暮月衣

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經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舊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舍遂見真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爲閭里才子昶善爲

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下蘭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疋

司馬嵩父子產武帝外兄嵩年十二丁內艱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帝見嵩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尚奇顛預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卽嵩小字也

江總爲尚書殿中郎中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降嗟賞
虞寄起家宣城王國左嘗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

往有雜色寶珠武帝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
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

元帝時徐陵子儉爲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帝
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焉

陳宣帝時徐孝克爲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祭酒孝
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嘗見其前臚損減帝密
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
見孝克取椀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
訪方知還以遺毋斌以實啓帝帝嗟嘆良久乃勅所
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毋時論美

之

後主時姚察爲吏部尚書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
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主事
無所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
典裁求之於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
對不休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勅便索本嘗曰
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哲匠

養老

養老之道三王以前尚矣自皇綱解紐餘分閭位雖
乞言孝弟之義不行於庠序而訓恭加惠之典尚及

於鄉黨其間以兵威相熾禮用遼變至於因事存問以時優給假之爵秩異其服玩亦有國之令猷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詔歷陽郡高年加以羊酒十二月行幸歷陽郡賜高年帛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正月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見役

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詔曰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祿兼謝與言愛

老寔有矜懷自今縉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敘之科先是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故有是詔

東魏孝靜帝天平三年十二月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已下各有差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七月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卽位大赦改元諸郡國老人各受版職賜黃帽几杖

文帝元嘉初沈道慶吳興武康人仁愛好老易郡州

府十二命皆不就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米
范泰元嘉中爲侍中領江夏王師文帝以泰先朝舊
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
輿到坐累陳時事每優游之

王悅之爲黃門郎御史中丞明帝以其廉介賜良田
五頃

後廢帝元徽中徵廬山隱居雷次宗至京授給事不
就而還其後復詔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
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學

南齊太祖初爲領軍時謝超宗爲義興太守坐公事
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帝謂四坐曰此客
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旣坐飲酒數甌詞氣橫出
太祖對之甚歡拔爲諮議

顧歡少有高行太祖初徵詣京師及東歸賜以塵尾
素琴

褚伯玉隱居剡之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不就
徵聘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帝
不欲違其志勅於剡中立太平館以居之

